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可 憐 的 人

(八)

著 俄 露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可憐的人

(八)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方

著名世界譯漢

可憐的人

第五卷 黑夜中大羣潛襲

一 東奔西走

在此地，有一件事情，對於我們此刻將讀的幾頁和將來還要遇見的幾段，都有注意的必要。

本書的作者——他非常抱歉，必須談到他自己——離開巴黎已經多年。自從他遠離之後，巴黎的面目已經變更了。一個新城勃興起來，許多是他所不認識的。他愛巴黎，這不用說，巴黎是他精神上的故鄉。他童年時巴黎，他所永誌勿忘的巴黎，經過了各種破壞和建設，到這時候仍是昔日的巴黎。請讀者允許他談這昔日的巴黎，如同牠還存在一樣。假使作者引着讀者們，向他們說：『在某一條街上有某一所房子，』而今日在那地方街道房屋全沒有了，這是很可能的事情。讀者們如果不怕麻煩，不妨自己去對證。至於他，他不知道新的巴黎是怎樣的，他祇照着浮在眼前的那幅寶貴

的舊巴黎影像寫去。夢想着他當日在自己國中見過的那些東西現在仍存在一二而不會全數淪亡，這對於他是一種具有溫柔滋味的事情。我們在本鄉中來往的時候，每以爲這些街道對於我們是不相干的，這些窗子，這些屋頂和這些門對於我們都是毫沒有關係的，這些牆壁對於我們是局外人似的，這些樹木是不足道的樹木，我們不進去的這些房屋對於我們是無用的，我們所踏的道路全是石塊。一旦離開了那地方，我們便覺得那些街道對於我們是親愛的，那些屋頂，那些窗子和那些門使我們感到遠離之苦，那些牆壁對於我們是不可少的，那些樹是我們的摯友，我們不進去的那些房屋每天都要進去，並且覺得我們把自己的心腸，赤血都留在那些道路上了。我們已經看不見，也許是永遠不得再見，而祇留存一個影像的那一切地方有一種令人傷感的動人處，常常顯現在我們的眼前，有如曇花一現之足增人惆悵，使我們想到法蘭西的本來面目，如同想見了聖地；並且我們愛這一切地方，常常回想牠們的景象，昔日的景象，非使牠們絲毫不加改革，於心終覺不快，因爲我們愛戴祖國的面目正如愛戴慈母的容顏。

所以我們撫今追昔應當沒有什麼不可的。這一點交代清楚了，我們請讀者記在心裏，再往下

談。

常華尙立刻就離開了那條大路，走進了街市，儘量地走着環迴曲折的路，有時候，忽然回轉去走，看看是否有人跟着他。

這種方法是被追逐的麋鹿所常用的。在那些保留足跡的地方，這種方法最大的利益就是以因迹印的交錯使獵者和獵犬走入歧途。這個在獵術中稱爲『偽遯』。

那一晚的月亮正圓。常華尙卻不曾爲月光所苦。剛剛升上地平線的月光照着那些街道光暗顯別。常華尙可以隱在黑暗的一邊，循着房屋和牆走，而窺察光亮的那一半。他也許不曾想到，他忘記注意那黑暗的一邊。但是他以爲在潑立弗街附近的那些僻靜的巷裏是決沒有人跟隨着他的。

珂瑞忒一聲不響地走着。她在入世以後最初六年中所受的那些痛苦已經給她一種任人支配的性情。況且她在無形之中已經見慣了這好人的奇突行爲和命運的變幻，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有談到的機會。此外，她還覺得和他在一道總是安全的。

他們去那裏呢？常華尙不見得比珂瑞忒知道清楚些。他把自己託付與上帝，正如她把自己託付與他。他也覺得他牽着一個比他大些的人的手；他相信有一個無形的主宰引導着他。除此以外，他毫沒有具體的意見，毫沒有計畫，毫沒有預算。並且那個人是否蛇威，他也不能絕對地確定，他縱是蛇威，也不一定知道他便是常華尙。他不是改了裝束嗎？大家不是以爲他早已死了嗎？但是這幾天以來，出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不必再多候了，便決計不再回戈博屋。好像一隻喪家的狗，在沒有尋着安身之所的時候，找一處暫時躲避的地方。

常華尙在木夫達（Moutfeland）區中走了不少縈迴週折的路，那地方已經到了萬籟無聲的時候，彷彿猶有中世紀的那種滅燈熄火的苛法；他用了巧妙的兵法和變化多端的組合，把幾條街——稅吏街（Rue Cousier）和鮑花街（Rue Copeau），聖維克多、擣衣棍街（Rue Battoir-Saint-Victor）和道士井街（Rue du Puits-Ermite）——變成幾座迷宮。在那地方原有幾個留客住宿的人家，但是他不進去，因爲他沒有得着和他相宜的。譬如，萬一有人追蹤趕來，他便沒有脫身的餘地了。

聖愛強 (Saint-Etienne du Mont) 禮拜堂敲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在蓬塔司街 (Rue du Pontoise) 第十四號的那個警察局門前穿過。過了一刻工夫，我們上次說過的那種本能作用又使他轉回頭去了。在這時候，他借警察局門前的燈籠的光，看得明明白白有三個人緊緊地跟着他，那三個人循着街旁黑暗的那邊，在燈籠下面一一走過。三個人中間的一個走進了警察局的甬道。他覺得走前面的那一個確實可疑。

——來，孩子，他向珂瑞忒說，連忙離開了蓬塔司街。

他走了一個圈子，轉過了長老街 (Passage des Patriarches)，衙門已因時刻太晚關閉了，大步跑過木劍街 (Rue de l'Epée-de-Bois) 和鋼弩街 (Rue de l'Arbalète)，隱在郵局街 (Rue des Postes) 裏面。

在那裏有一個十字街口，就是現在有樂蘭 (Rollin) 中學和新聖禪尼愛夫街 (Rue Neuve Sainte-Genève) 的那地方。

我們不必說，新聖禪尼愛夫街是一條古街，郵局街在每十年之中也不見得有一輛郵車走過。

這條郵局街在第十三世紀是製陶器工人住的地方，牠的真名是陶器街。註一

月光照着那十字街口，極其明亮。常華尙伏在一個門洞裏，他計算假使那些人還跟着他，他們穿過這月光的時候，決逃不出他的視線。

（註一）法文，郵局作 *poste*，陶器作 *pot* 兩字的寫法相近。

果然，不出三分鐘，那些人出現了。現在他們是四個人，全是身材高大，穿着棕色的長大衣，戴了圓帽，手裏拿着粗棍。他們的那種魁偉身材和闊大的拳頭固屬可怕，但是他們在黑暗中的那種鬼蜮行動也一樣叫人寒心。他們頗像四個喬裝的厲鬼。

他們停在那十字街口上，聚在一團，好像互相商議的人們。他們的神氣好像躊躇不決。似乎是領頭的那個人轉身過來，用右手毅然決然地指着常華尙藏身那一面；另外一個又好像固執地指着相反的一方。當那第一個人轉身過來的時候，月光正照着他的臉。常華尙看見他的的確確是蛇威。

二 幸而奧斯退里茨橋上可以行車

常華尚的疑團解了幸而他們似疑團還不曾解。他便利用着他們的猶豫；這是他們所失去而爲他所獲得的時機。他從他藏身的那個門洞裏走出來，穿過郵局街向植物園一帶走去。珂瑞忒已經覺得疲倦了，他抱着她走。街上絕沒有行人，並且因月光皎潔，不會點路燈。

他兼程並進。

他幾脚便跨到了那哥伯雷（Goblet）陶器店，店門的上面，月光照著那幾行舊字非常明顯。

此地是哥伯雷老店；

請來選購水罐，酒提，

花盆，水管，磚頭，方瓦，

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他走過了鑰匙街和聖維克多噴泉，沿着低路繞過植物園到了河街。在這裏，他又轉身過來看。河街上沒有人，其他的街上也沒有人。他的背後也沒有人。他纔吐了一口氣。

他到了奧斯退里茨橋。

過橋稅在那時代還存在。

他走到收稅處，交了一個銅子。

——要兩個銅子，那個守橋的傷兵說。您還抱了一個能走路的孩子。您應當付兩個人的錢。他付了錢，又想到有人注意了他在橋上經過。心中又快不快。凡是逃匿總應當和潛水一樣無聲無影纔好。

一輛場車正同時和他過塞茵河，並且和他一樣要到河的右岸去。這對於他是有用處的。他可以藏身在那車子的黑影裏從橋的這頭走到橋的那頭。

到了橋的中段，珂瑞忒覺得腳麻了，要下來走。他便把她攔在地上，牽着她的手。

過了橋之後，他看見略微偏右的一面有一些堆積煤塊和木材的小巷子，便向那裏走去。要到那地方，非冒險走過一大片月光照亮的空地不可。他毫不遲疑。追他的那般人明明失去了他的踪跡了，常華尙自以爲出了危險。有人尋他，這是真的；有人跟他卻不然。

一條小街，聖安端綠徑街（Rue du Chemin-Vert Saint-Antoine），在兩條有牆的小巷中

間出現了。這條街，又窄又暗，彷彿是特地爲他造的。在走進這條街以前，他向後望了一眼。

從他所在的地方，他可以看見奧斯退里茨橋的全部。

四個黑影子剛剛走上橋來。

這些黑影的背朝着植物園，並且向着右岸走來。

這四個黑影就是那四個人了。

常華尙渾身一驚，好像一隻重入網羅的野獸。

他還有一線希望；就是當他牽着珂瑞忒的手穿過那一大片月光照着的空地的時候，那一個人也許還不會上橋，不會看見他。

在這種情形下面，假使他鑽進面前的那條小街，能够達到那些小巷，沼池，野田，曠地，還可以有逃脫的希望。

他彷彿覺得可以把自己的身命託付與這靜悄悄的小街。他便走進去了。

三 一七二七年的巴黎地圖

他走了三百步，便到了那條街分成雙叉的地方。牠變成了兩條街，一條向左斜，一條向右斜。常

華尙好像是立在Y字的那兩個分枝前面。選那一枝呢？

他毫不遲疑，擇了右邊的那一條。

爲着什麼原因呢？

因爲左邊的那一枝是去鎮上的，就是說，去有人煙的地方；右邊的這一枝是去鄉間的，就是說，去荒涼的地方。

在這時候，他走得不很快。珂瑞忒的腳步連累了她。

他又抱了她起來。珂瑞忒把頭靠在這好人的肩上，一聲不響。

他時時回轉頭去看。他留心始終在街傍的黑影裏面走。他背後的街是直的。他回轉頭去看了兩三次，毫沒有看見什麼，那種寂靜是深沉的，他繼續的向前走，心中有些安定了。陡然一下，他回頭看去的時候，他彷彿看見在他剛纔走過的那段街中，遠遠地在黑暗裏，有一些東西在那裏蠕蠕地動。

他便加快脚步，急急向前衝，希望尋出一條橫巷，可以逃脫，並且可以再使追者迷失方向。他撞見了一堵牆。

但是這堵牆並沒有斷絕他的去路；牠是一堵沿着一條橫巷的牆，橫巷和常華尚走着的那條街相通。

到此地他又非打主意不行，朝右走呢，還是朝左走呢？

他向右邊看去。那小巷中間有一些廠棚和倉屋似的建築物，分段地立着，巷底卻是實的，不通別處。他看得很清楚那死弄的底：一堵粉白的高牆。

他向左邊看去。這邊的那條小巷卻是通的。並且不出兩百步便有一條街和這小巷相通。當然這邊是生路了，

常華尚正預備向左轉，想逃進巷底的那條街，忽然看見在這條小巷和那條街的交點上，有一個黑魑魑的人形，立在那裏不動。

那是一個人，明明是剛纔派在那裏等候，攔住去路的一個人。

常華尙便朝後退了一步。

常華尙此時所在的地方，處於聖安端郊和拉佩（*la Rapée*）區的中間，是巴黎被近代工程根本改造過的那些地方中的一處，一部分人說這種改造是化優爲劣，另一部分人又說是去舊更新。那些耕地，小巷和舊房子全去掉了。今日在這些地方有全新的大道，競技場，馬戲場，跑馬廳，火車站，一所監獄，馬雜司（*Mazas*）監獄；可見得進步不離牠的糾察機關。

常華尙此時所在的地方在五十年前叫做小畢菊司區（*le Petit-Picpus*）這名稱是日常的俗話，完全是習慣傳下來的，正如今日一般人稱大學爲『四國』（*les Quatre-Nations*），滑稽歌劇院爲費陀（*Feydeau*）一樣。聖約克門，巴黎門，警士卡（*la Barrière des Sergents*），酒市（*les Porcherons*），帆船（*la Galiote*），碎內斯丹（*les Célestins*），伽布尙（*les Capucins*），彈球場（*le Mail*），爛泥堆（*la Bourbe*），克拉戈末樹（*l'Arbre-de-Cracovie*），小波蘭，小畢菊司（*la Petite-Pologne*），這些都是舊巴黎遺留在新巴黎中間的名稱。人民的回想浮游在這些遺蹟的上面。

小畢菊司區雖然存在過，也僅祇略具雛形，頗有一個西班牙城的那種僧人氣象。街道中的石塊都沒有鋪砌完全，街傍的房屋也很稀少。除開我們將要談到的那兩三條街，一切都是牆壁和荒涼。沒有一個鋪家，沒有一輛車子；略有幾點稀疏的燭光隱約顯在窗子上；過十點鐘，一切的燈火全熄滅了。幾處花園，幾所尼庵，幾條小巷，一些淺沼；幾棟矮屋，和幾堵和房屋一般高的闊牆。

這便是那一區在上世紀中的景象。在革命的時候，牠受過多番的蹂躪。共和黨人的市政管理會把牠拆毀了，洞穿了。在那裏設了許多堆存殘磚斷木的堆棧。這個區域在三十年以前被新的建設一筆勾消。到今日牠已經完全不存在了。現在的地圖絲毫沒有留下這小畢菊司區的痕迹，但是一七二七年，巴黎聖約克街石灰街（Rue de Plâtre）對面，丹尼士迪爾利（Devis Thierry）書局，和里昂樸柳當司區梅夕爾街常吉朗（Jean Girin）書局所出的地圖記載頗詳。小畢菊司街有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Y字的街道，聖安端綠徑街分成兩枝，左枝稱畢菊司小街，右枝稱泊隆索街（Polonceau）。一條橫線連着這Y字形的兩個上端。這條線叫直牆街（Rue Droit-Mur）。泊隆索街通直牆街；畢菊司小街穿過直牆街，直上勒臘市（Lenoir）。從塞茵河這面走去的人，到了泊

隆索街的盡頭，在他的左邊有那條轉一個促灣的直牆街，在他的前面有這條街的牆，在他的右邊有直牆街的一段，無路可通的一段，叫做尙樂巷（Genrot）

常華尙到了這地方。

我們剛纔正說，他忽然看見了一個人影，立在直牆街和畢菊司小街的交點上守候，便向後退了一步。毫無疑問。那個鬼影是偵察他的。

怎樣辦呢？

他已經沒有退回去的時候了。他剛纔看見在他後面蠕蠕移動的那些東西一定是蛇威和他的部下了。常華尙在街的這一頭，蛇威也許已經到了街的那一頭了。照形勢看來，蛇威一定熟識這迷宮的途徑，所以預先派了一個人守住出路。這種極近情理的猜想，好似狂風中的一握塵土把常華尙悲痛的神經弄到倉皇失措。他仔細看了那死弄的情形，的確是無路可通。他又仔細看了畢菊司小街。一個斥候守在那裏。他看見那個黑影映在月光蕩漾着的那條白石路上。前進吧，會落在那個人的手裏，後退呢，會撞見蛇威。常華尙覺得自己被一個羅網漸漸束縛起來了。他祇得望天悲歎。

四 探尋出徑

如果我們要明白此後的事情，便非把這直牆巷的形勢仔細弄清楚不可，尤其是當我們從泊隆索街到直牆巷靠左手的那只角。直牆巷的右邊，直達畢菊司小街，幾乎全是貧寒樣子的房屋；在左邊，卻祇有一所式樣嚴肅的房子，這所房子分幾部，一層一層地向畢菊司小街方面增高，所以這房子在靠近畢菊司小街的一面很高，而近泊隆索街的一面又頗低。在我們說過的那只角上，牠低到祇有一堵牆高了。這堵牆的盡頭並不和泊隆索街交成直角；而在泊隆索街和直牆巷的交角上，退後成一堵斜牆，這斜牆受了牠兩端牆角的掩護，是立在泊隆索街或直牆巷中的人的視線所不能達到的。

這片牆在泊隆索街方面，一直延到第四十九號房屋爲止，在直牆街方面的一段比較地短許多，直到我們說過的那所氣象莊靜的房子爲止，和牠的尖牆相交，再成一臨街的凹角。這堵尖牆的樣子是死氣沉沉的；牠上面祇有一扇窗子，或者不如說，兩片始終閉着，釘了一塊鋅皮的窗板。我們在此地所舉出關於這地方的情形是絲毫不僞的，在這地方住過的人一定還可以想到。